

擔了虛名的蘭氏： 《天方夜譚》轉譯底本考（1900 — 1949）

賴慈芸

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譚》（或譯《一千零一夜》）自 1900 年開始有中文譯本。20 世紀前半葉的眾多譯本，大多透過英譯本轉譯，許多研究都以為主要根據的版本是 1839 年的雷恩（Edward Lane）譯本，但本文指出其實多數中譯本都是根據加朗（Galland）法譯本的英譯本轉譯。1900 年周桂笙譯本和 1903 年的〈一千一夜〉譯自湯森（Townsend）本；1903 年奚若譯的《天方夜譚》聲稱譯自雷恩譯本，1904 年周作人的〈俠女奴〉也自稱譯自雷恩譯本，其實兩者都譯自傅斯特（Forster）譯本。1928 年卮瞻生、天笑生合譯語體《天方夜談》，序中稱讚雷恩本完善，但其實譯自浩頓・米福林（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的選集，係根據史葛德（Scott）版本改寫的青少年選本。以上湯森、傅斯特、史葛德 3 種英譯本皆轉譯自加朗法譯本，與雷恩本無關。1940 年林俊千版自稱譯自雷恩本，其實改寫自卮瞻生、天笑生版本，為語內翻譯的版本，仍與雷恩本無關。本文探索以上各版本的翻譯底本，證明轉譯自加朗法譯本的英譯版本，實為 20 世紀前半葉各種中文譯本的主要源頭。

關鍵詞：《天方夜譚》、奚若、加朗、雷恩、轉譯

收件：2020 年 5 月 7 日

修改：2020 年 7 月 15 日

接受：2020 年 12 月 4 日

Who Translated Lane? The Sources of Several Chinese Versions of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1900-1949

Sharon Tzu-yun Lai

The collec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lk tales in Arabic,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or *The Arabian Nights*,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1900 throug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Since then, many Chinese versions have been translated through English version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has been generally assumed that most Chinese translators chose Edward Lane's version as their source text. Howev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was no Chinese version based on Lane's version. Most Chinese versions were actually translated via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ntoine Galland's French version, including those of Edward Forster, Jonathan Scott, and George Townsend. Others were translated from adaptations for young readers, such as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published by the Houghton Mifflin Co., and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Stori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old for Young People* by Martha Lan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source texts fo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before 1949.

Keywords: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Xi Ruoyan, Antoine Galland, Edward Lane, indirect translation

Received: May 7, 2020

Revised: July 15, 2020

Accepted: December 4, 2020

壹、前言

1948 年 11 月，上海新潮出版社推出分冊出版的《天方夜譚》，預計分 10 輯出版，每輯 5 冊，裝幀精美，規模宏大。可惜後來只出版了第 1 輯的第 1 冊《腳夫艷行記》和第 2 冊《神燈》，其他未見出版。¹ 譯者季諾（1948）在第 1 冊的〈總序〉中說明他採用伯頓（Sir Richard Burton）譯本的原因就是對「蘭底譯本」不滿：

蘭底譯本 ---- 我國最流傳的便是他的譯本 ---- 是以部拉克（Bulak）版為原本譯出的，部拉克版本來就多省略，而且在兩百以上的故事中又僅祇譯出一半，可是被殘留的一半卻又有許多很有興味的故事，他底譯文出之過於高雅，在會客室中誦讀固很適宜，但不備之點依然太多。……

過去，我們已有的譯成中文的幾種「天方夜譚」，如商務印書館版奚若氏的譯本（文言），中華書局版杞瞻生氏的譯本，世界書局版彭兆良氏的譯本，以及亞東圖書館版汪原放氏的譯本「一千〇一夜」，都是依據蘭底節譯本翻譯的，也都是以兒童和青年為對象。（頁 2－4）依照季諾（1948）的說法，蘭氏（Edward Lane，以下稱為雷恩）譯本只能算是節譯本，而且「過於高雅」，相較之下，伯頓譯本「即使涉及兩性間的描寫，也毫不刪節」（頁 3），因此更為「忠實」；只可惜現有的中譯本從奚若、杞瞻生、彭兆良到汪原放諸譯本，都是依據前者翻譯的，所以他特地選用伯頓譯本，與前譯有別。

但本論文將指出，事實上，季諾提到的這 4 種中譯本，無一根據「蘭底譯本」翻譯。不但如此，1900 年周桂笙的〈一千零一夜〉、1903 年《大陸》

¹ 1949 年，季諾在《西點》半月刊上還連載了兩次〈小天方夜譚〉（〈小天方夜譚（一）〉，約 14 世紀／1949；〈小天方夜譚（二）〉，約 14 世紀／1949）。在〈小天方夜譚〉之前的〈小天方夜譚譯記〉中，季諾（1949，頁 81）提及他已交了 3 本給新潮社出版，除了上述已出版的 2 本之外，還有《醜夫·美妻》。

半月刊連載的〈一千一夜〉、1904 年周作人以筆名「萍雲」發表的〈俠女奴〉（〈俠女奴〉，約 14 世紀／1904a，約 14 世紀／1904b）也都不是根據雷恩本。本文即從清末譯本開始，一一爬梳各種中譯本的底本，說明 20 世紀前半葉，大部分中譯本根據的都是由加朗（Antoine Galland）法譯本轉譯的各種英譯版本，中文譯本間還有語內翻譯、甚至抄襲等等情事，到 1940 年代末期，才開始有譯自伯頓英譯本的版本，也開始有根據阿拉伯文本直譯為中文的版本。因此，中國最廣為流傳的不但不是「蘭底譯本」，其實根本無人據以翻譯過，蘭氏可說是完全擔了虛名。

為了便於討論，此處先簡介與本論文相關的法、英譯本。《天方夜譚》是以阿拉伯文寫成的中亞故事集，各地流傳手稿很多，彼此差異也很大。近代第一個歐洲語言的譯本是 18 世紀初期法國東方學者加朗的 *Les mille et une nuits*（1704 — 1717 年出版）（*Les mille et une nuits*, ca. 14th century/2005）。這個法譯本的底本是一份敘利亞手稿，加上敘利亞青年合納・狄亞卜（Hanna Diyab）² 口述的一些故事，包括膾炙人口的「阿拉丁與神燈」和「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等。由於狄亞卜口述的部分故事並未出現在當時的任何阿拉伯文手稿中，因此也被稱為「孤兒故事」（orphan tales）（Horta, 2017, p. 2; Warner, 2011, p. 16）。加朗的譯本充滿東方情調，敘事精彩，受到歐洲熱烈歡迎。當代學者柯尼浦（Christopher Knipp）以阿拉伯文本對照各英法譯本之後，宣稱加朗本「比原文更好看」，「堪稱西方世界中最歡樂、最有創意、最成功的翻譯」（Knipp, 1974, pp. 48, 54）。

加朗法譯本很快就出現眾多英譯本。與本論文相關的有 1802 年傅斯特（Edward Forster）譯本、1811 年史葛德（Jonathan Scott）譯本，以及 1860

² 狄亞卜是否真有其人，以往除了加朗的日記外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但近年來狄亞卜的回憶錄出土，證實加朗的說法。狄亞卜是加朗的朋友從敘利亞帶回巴黎的翻譯，為天主教徒，能說法文，1709 年與加朗認識，共見面 12 次，口述了 16 則故事，其中 10 則為加朗採用（Horta, 2017, p. 18）。Paulo Horta（2017）的 *Marvellous Thieves: Secret Authors of the Arabian Nights* 整理了近年研究，對狄亞卜其人其事有深入的描寫。

年的湯森（George Fyler Townsend）譯本 3 種。傅斯特是牧師，悉照加朗的法譯本翻譯，但這個譯本很少見到討論，大部分相關的學術著作都不會提及，有學者稱之為「被遺忘的英譯者」之一（Sironval, 2006, p. 223）。史葛德本身是東方學者，通曉阿拉伯文，本來有意從阿拉伯文直譯，但後來以阿拉伯文手稿對照加朗的法譯本後，認為加朗譯本已經相當充分，因此改變計畫，改從加朗法譯本轉譯成英文（Scott, 1811, p. xii），這個譯本有根據阿拉伯文修訂，如人名的發音就跟阿拉伯文比較接近。1860 年，另一位牧師湯森則根據史葛德譯本再做修訂，把一些較為情色的部分刪掉，在序言中聲稱修訂目的就是要讓「最純真的少女也可以坦然無忌地朗誦故事給兄弟姊妹聽」（Townsend, 1866, p. v）。例如：首篇王后率宮女多人在御花園群交的情節，湯森就改為王后只與一人竊竊私語，大幅降低衝擊成分。

在湯森本出版之前，雷恩已在 1839 年出版第一部由阿拉伯文直譯為英文的譯本（*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Commonly Called, in England,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ca. 14th century/1839）。雷恩根據的是開羅出版的部拉克本，狄亞卜口述的那幾個「孤兒故事」不在其中，所以雷恩譯本也沒有這幾個故事。雷恩批評加朗對阿拉伯文化認識不足，改造原作過多，也批評史葛德的修訂極少，大部分加朗的錯誤都還在（Lane, 1839, p. viii），以標榜自己如實正確翻譯，也加了許多長篇的註腳。1885 年，另一個從阿拉伯文直譯為英文的版本出版，也就是伯頓譯本（*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 ca. 14th century/2016）。伯頓與雷恩反其道而行，特別強調異國情色成分，甚至出版限量訂閱版刺激銷路。這兩個譯自阿拉伯文的英文本受到不同的批評，如 1890 年版的史葛德本編輯導言所言，雷恩本過於忠實原文而顯得沈悶；伯頓本則包含下流粗俗成分，不適合作為家庭讀物（“The Publisher's Preface,” 1890, paras. 9-10）。1935 年，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對於雷恩譯本更是多所嘲諷，認為雷恩身為牧師之子，其「過度博學的版本」“exceedingly erudite version”（Borges, 1935/2000, p. 36）只是反映出他的道德焦慮，處處迴避情色成分。

最早的中譯本在 1900 年出現，晚於 1839 年的雷恩本和 1885 年的伯頓本。但早期的中文譯者並未採用由阿拉伯文直譯的這兩個譯本，而是全數採用根據加朗法譯本再轉譯的英文版本。波赫士在 1935 年指出加朗本這個「最不忠實，但流傳最廣」“the least faithful, but the most widely read”（Borges, 1935/2000, p. 35）的版本問世 200 年後，仍是歐美主流版本：“Two hundred years and ten better translations have passed, but the man in Europe or the Americas who think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inks, invariably, of this first translation”（Borges, 1935/2000, p. 35）。這個結論也適用於 20 世紀前半葉的中文版本。雖然季諾（1948）說中國最廣為流傳的是雷恩本，但本文將一一探索各中譯本所根據的底本，推翻季諾的說法，證明中國最廣為流傳的版本和歐美主流一樣，都是加朗法譯本衍生的版本。

貳、清末 4 種中譯本底本

1900 年，周桂笙翻譯的〈一千零一夜〉³是最早的中譯本，作為上海《采風報》隨報贈送的譯本小說，共譯出 1 萬餘字，只分為〈一千零一夜〉和〈漁者〉兩篇，各故事之間沒有標目分開，從一開始譯到黑島王故事⁴結束。1903 年 5 月，上海《大陸》半月刊開始連載〈一千一夜〉，譯者沒有署名，從一開始到〈三僧五女〉，⁵分為 10 則故事，略多於周譯。周桂笙沒有說明根據版本，〈一千一夜〉則在序中自言「今所譯者為黨孫氏本」⁶（〈一千一夜序〉，1903，頁 76）。樽本照雄（2002）認為周桂笙版和〈一千一夜〉根據的都是湯森本。筆者贊成這個看法，也在此處提出一個關鍵證據，就是弟

³ 1900 年的《采風報》和 1903 年上海清華書局為周桂笙出版的《新庵諧譯初編》2 卷（卷一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筆者未見，本文使用的是維基文庫的〈新庵諧譯 卷一 一千零一夜〉（2016）。

⁴ 根據此譯本的底本湯森本，這個故事的英文題目是“The History of the Young King of the Black Isles”。

⁵ 根據此譯本的底本湯森本，這個故事的英文題目是“The Three Calenders, Sons of Kings, and of Five Ladies of Bagdad”，是“The History of the Young King of the Black Isles”的下一則故事。

⁶ 即湯森本。

弟看到王后嫂嫂醜行的一段，人數縮減到只有 1 人，縱慾情節也改為竊竊私語而已，的確是很純淨的潔本。周桂笙本的譯法是：

嚇齊南獨處一室，惱想益繁，念遭際不幸，幾欲自擣，偶起四顧，則牖外御園望之歷歷在目。倚窗閑眺，陡見園中有與僕人握手喁喁狎褻不可以注目者。非他，蓋兄王嚇利亞之妃，而己之嫂也。（〈新庵諧譯 卷一 一千零一夜〉，2016，第 8 段）

未署名的〈一千一夜〉譯法更為簡潔：「韃靼王……因愁坐窗前，目注園中景物，忽見蘇丹寵妃，偕一人竊竊私語」（〈一千一夜〉，約 14 世紀／1903，頁 79）。而湯森本則是：

The King of Tartary . . . sat thus grieving at the open window looking out upon the beautiful garden of the palace, he suddenly saw the sultana, the beloved wife of his brother, meet in the garden and hold secret conversation with another man beside her husband. (Galland, 1704/1866, p. 3)

雖然周桂笙本繁複，〈一千一夜〉簡潔，但史葛德本和傅斯特本的王妃都是率女婢 10 人，雷恩本和伯頓本更多，都是 20 人，從人數即可看出周譯和〈一千一夜〉根據的是人數最少的湯森本。

1903 年 10 月，商務印書館的半月刊《繡像小說》第 11 號開始連載新譯《天方夜譚》，第一篇是〈三葛梭達五幼婦〉，⁷ 未署譯者。篇前註明：

是書為亞刺伯著名小說歐美各國均迻譯之本館特延名手重譯以餉同好最前十則已見他報⁸ 茲特擇其未印者先行出版藉免雷同兼供快觀閱者鑒之。（〈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03a，頁 1）。

⁷ 此版根據的傅斯特譯本題名為“The History of Three Calenders, Sons of Kings, and of Five Ladies of Bagdad”，這個故事即上文提到的〈腳夫艷行記〉和〈三僧五女〉。

⁸ 《大陸》半月刊在 1903 年 5 月到 9 月間連載《一千一夜》，未署名譯者，譯出 10 則為：〈緒言〉、〈牛驢及工人故事〉、〈商人遇魔故事〉、〈老人與二黑犬之歷史〉、〈漁翁故事〉、〈希臘王及醫生杜策故事〉、〈維齊諷諫之詞〉、〈維齊受罪故事〉、〈漁翁之奇遇〉、〈三僧五女〉。〈三僧五女〉未完即中止連載。

由於《大陸》連載只到〈三僧五女〉未完，《繡像小說》從同一個故事〈三葛稜達五幼婦〉開始，接續意味濃厚。《繡像小說》的連載並非每期都有，最後一次連載是1905年的55號。同年，同屬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月刊第6期開始接續連載〈天方夜譚〉，共刊出〈蘋果釀命記〉、〈荒塔仙術記〉、〈墨繼城大會記〉3個長篇，篇前註明「天方夜譚本館曾於繡像小說中逐段登載茲更分載於此以饜閱者先睹為快之意」（〈天方夜譚〉，約14世紀／1905，頁1），仍未署名。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收錄《繡像小說》和《東方雜誌》兩本雜誌上連載的故事，文字稍經編輯，補上全書開頭兩個國王的故事至〈三葛稜達五幼婦〉間的故事，並增加多個故事，共收錄50則。此版才署譯者為「元和奚若」，另有校訂者署名「紹興金石」。

奚若⁹字伯綬，江蘇元和人，1903年至1907年間半工半讀，就讀於東吳大學英文系，同時擔任《繡像小說》的編輯，1910年赴美讀神學院。關於這個譯本的底本，歷來無甚爭議，因為1906年單行本的校者金石說：

若夫翻譯各本，自法人葛蘭德譯為法文，實是編輸入歐洲之始。後英人史各脫魏愛德取而重譯，踵之者為富斯德氏。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冷氏則復取阿剌伯原本譯之，並加詮釋，為諸譯本冠。外尚有湯森氏、鮑爾敦氏、麥克拿登氏、巴士魯氏、巴拉克氏諸本，然視冷氏本皆遜之。今所據者為羅利治刊行本，源於冷氏，故較他本為獨優。（金石，1914，頁2）

依照校者序，奚若採用的底本是1839年冷氏（即雷恩）直接譯自阿拉伯文的譯本。1924年，商務印書館重出奚若本，寫序的葉紹鈞（葉聖陶）也宣稱「冷氏譯本」為「從阿剌伯原文譯成最著名的英文全譯本」（葉紹鈞，1947，頁

⁹ 1987年長沙岳麓書社重刊奚若的《天方夜譚》，編輯伍國慶（1987）在〈前言〉中說「譯者奚若，即張奚若」（頁3），此說有誤。張奚若是陝西人，籍貫與江蘇「元和」不同，且奚若譯文第一次出現在《繡像小說》是1903年，張奚若當時不過14歲。奚若生平可見1915年《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2期的〈教會著述家奚伯綬行述〉（王樹聲，1915）。奚若為基督徒，1914年病逝，因此1915年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刊出其完整生平追思，亦提及翻譯《天方夜譚》一事，自無可疑。

3)，默認奚若本譯自雷恩本。1930年，周作人寫給胡適的信中提及新譯《天方夜譚》計畫，批評奚若譯本「雖尚佳，終嫌係用古文，與原書不稱，且又太簡略（似係根據 Lane 譯本之節本）」（轉引自張明高、范橋，1992，頁45），也假定奚若本譯自雷恩本。中國學者張治（2014）更在〈經典文學舊譯本的重刊〉進一步指出奚若所用的版本年代：

奚若《天方夜譚》所用的底本比較清楚，他在「譯序」裏交代過了，是「源於冷氏」的「羅利治刊行本」，即1865年Routledge公司出版的Edward William Lane之英譯本。（第5段）

年代和出版社都交代清楚了，似無可疑之處。

但事實上，只要實際比對文本，就會發現此說問題重重。筆者發現，奚若顯然是根據加朗法譯本轉譯為英文的版本之一，最有可能的是1802年傅斯特譯本。最早懷疑奚若本非根據雷恩本的，可能是日本學者樽本照雄（2003，2004），而他在多年的探索後也認為最有可能的底本是傅斯特本。¹⁰ 以下說明奚若版不可能是雷恩本的理由。

一、雷恩本無〈神燈記〉和〈記馬奇亞那殺盜記〉兩則故事

雷恩聲明譯自1835年在開羅出版的部拉克本，但部拉克本並無〈神燈記〉（今多譯為「阿拉丁與神燈」）和〈記馬奇亞那殺盜記〉（今多譯為「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這兩則故事。這兩則故事是狄亞卜口述的「孤兒故事」，既然奚若版有收錄，即可知奚若並非譯自雷恩版。¹¹ 既然阿拉伯文文本沒有

¹⁰ 樽本照雄在電子期刊《清末小説から》連載多篇〈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研究，從2003年持續到2006年，可惜他一開始都是用雷恩本、湯森本和史葛德本3種版本比對，所以一直認為最有可能的是史葛德本，一直到2006年4月才看到傅斯特本。他的《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論集》在2006年6月出版，但他在2006年7月1日發行的《清末小説から》82號就推翻自己的說法，宣稱奚若本的底本其實是傅斯特本（樽本照雄，2006），可惜這個重大發現來不及收錄在單行本內。他在2017年出版的《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論集（増補版）》已補上了這個論點（樽本照雄，2017，頁126）。樽本照雄提出的例證很多，但筆者的日文理解能力有限，因此仍從中英文比對舉證。

¹¹ 有些較晚的雷恩版有收錄這兩則故事，是雷恩的外甥雷恩一波爾（Stanley Lane-Poole）在1909年編輯時補譯的，放在書末附錄（“Introductory Note,” 1909, p. 4）。

這兩則故事，其他譯者如何處理？雷恩忠於部拉克本，所以不收；伯頓把這兩個故事放在附錄。在根據阿拉伯文直譯的中文譯本中，納訓在受訪時承認原文並無這兩則故事，所以他根據其他來源補譯（馬瑞麟，1994）；同樣譯自阿拉伯文的李唯中譯本是分夜本，所以把這兩個故事放在第一千零一夜之後的附錄，「以保持該版本譯本的權威性、純潔性和原貌」（李唯中，2000，第12段）。反觀奚若本卻直接置於正文而無解釋，可見譯者並沒有意識到這兩則故事的問題，顯然並非譯自雷恩本。同理，1904年周作人譯的〈俠女奴〉（即「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雖然周作人在回憶時說自己譯自「極普通的雷恩的譯本」（轉引自張明高、范橋，1992，頁290—291），但雷恩版既無此篇，他自然也不可能譯自雷恩本。¹²

二、文本比對

奚若的〈緣起〉第一段有「波斯國」、「恆河」、「撒森尼安」、「大韃靼」4個專有名詞，但這4個名詞皆未見於雷恩本，傅斯特和史葛德兩個轉譯自法文版的英譯本卻都有這4個名詞，顯然奚若譯自後兩個版本的可能性較高。

奚若譯本：

上古時波斯國跨大陸、據島嶼，東渡恆河，達支那之西，並印度諸部隸焉，其幅員至遼闊。撒森尼安歷史載當時有主波斯者，英武好兵，威棱襲鄰國。有二子，長史加利安，次史加瑞南，皆智勇。王崩，史加利安嗣位，而史加瑞南恂恂盡職。蘇丹素友愛，至是亦寵之，欲與共尊貴，遂以主大韃靼。史加瑞南受封就國，都撒瑪爾干。（《天方夜譚》，約14世紀／1914，頁1）¹³

¹² 周作人對此書的回憶已被許多研究者證明有誤（李貞玉，2013；宋聲泉，2016；馬禎妮，2020；樽本照雄，2007）。根據樽本照雄（2007）考證，周作人可能譯自傅斯特譯本（頁74）。

¹³ 引用文字下方底線為筆者所加，用以標注各譯本「波斯國」、「恆河」、「撒森尼安」、「大韃靼」4個名詞，方便比對參照。

雷恩本：

It is related (but God alone is all-knowing, as well as all-wise, and almighty, and all-bountiful,) that there was, in ancient times, a King of the countries of India and China, possessing numerous troops, and guards, and servants, and domestic dependents: and he had two sons; one of whom was a man of mature age; and the other, a youth. Both of these princes were brave horsemen; but especially the elder, who inherited the kingdom of his father; and governed his subjects with such justice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his country and whole empire loved him. He was called King Shahriyār: his younger brother was named Sháh-Zemán, and was King of Samark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Commonly Called, in England,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ca. 14th century/1839, pp. 1-2)

雷恩本的行文順序和細節都與奚若本差異甚大，雷恩本只有提到某位「印度和中國的國王」，沒有提到「波斯」、「恆河」，也沒有提及史書「撒森尼安」，弟弟受封的國度「大韃靼」也沒有出現。一般來說，譯者當然有可能省略底本細節、改變敘事順序或誤譯，卻很少自行添加專有名詞，奚若本若根據雷恩本，則「波斯」、「恆河」、「撒森尼安」、「大韃靼」4個專有名詞都變成無中生有，機率甚低。雷恩本稱弟弟為“King of Samarkand”，奚若本則說他是「大韃靼王，都撒瑪爾干」，說法迥異。前者把 Samarkand 當成國名，後者則是首都名。相較之下，傅斯特本則與奚若本甚為相似：

It is recorded in the chronicles of the Sassanians, those ancient monarchs of Persia, who extended their empire over the continent and islands of India, beyond the Ganges and almost to China, that there was an illustrious prince of that powerful house, who was as much beloved by his subjects for his wisdom and prudence, as he was feared by the surrounding states from the report of his bravery, and the reputation of his hardy and well-disciplined army. He had two sons; the elder, called Schahriar, was endowed with all

the virtues of his father, nor was Schahzenan, the younger, less deserving of praise . . . The Sultan, who was always fond of his brother, was delighted with his attention, and wishing that he should partake of his own power and wealth, he bestowed on him the kingdom of Great Tartary. Schahzenan went immediately and took possession of his empire, and fixed his residence at Samarcand, the chief city. (Galland, 1704/1815a, pp. 1-2)

不但「波斯」、「恆河」、「撒森尼安」、「大韃靼」4個專有名詞都有出現，其他描述細節也都吻合。弟弟是大韃靼國王，住在撒瑪爾干，也符合「主大韃靼，都撒瑪爾干」。不過史葛德本也同樣譯自加朗法譯本，因此也有這4個專有名詞：

The chronicles of the Sassanians, ancient kings of Persia, who extended their empire into the Indies, over all the adjacent islands, and a great way beyond the Ganges, as far as China, acquaint us, that there was formerly a king of that potent family, who was regarded as the most excellent prince of his time. . . . Shier-ear, who had naturally a great affection the prince his brother, gave him the kingdom of Great Tartary. Shaw-zummaun went immediately and took possession of it, and fixed the seat of his government at Samarc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country. (Galland, 1704/1890, pp. 1-2)

只是弟弟的名字，奚若譯本作「史加瑞南」，近於傅斯特本的 Schahazenan，而與史葛德版的 Shaw-zummaun 不符，因此根據傅斯特版的可能性較高。史葛德與傅斯特雖然都譯自加朗本，但史葛德是東方學者，根據阿拉伯文手稿修訂過，傅斯特則悉依加朗法文譯本翻譯，Schahazenan 也跟加朗拼法一致。根據阿拉伯文版本翻譯的兩個中譯本，納訓版的弟弟名字作「沙宰曼」，李唯中版作「舍赫澤曼」，可見阿拉伯文發音與史葛德、雷恩本相近，最後一個字的子音為 m，而加朗和傅斯特本則是以 n 為子音，因此奚若版根據的應是傅斯特本。

除此之外，〈緣起〉中有更多線索指向奚若譯本應譯自傅斯特本：兄弟分別的時間，奚若版為「垂十年」。傅斯特和史葛德兩個譯自法文的版本都是 10 年，但直譯自阿拉伯文的雷恩本和伯頓本都是 20 年。顯然這並非奚若誤譯數字，而是根據版本不同所致。

哥哥派去的維齊到了弟弟的國度，邀他回國相聚時，弟弟說「期十日部署」（《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14，頁 1）。傅斯特本作“I require only ten days to prepare for my departure”（Galland, 1704/1815a, p. 3）；史葛德本作“I want no more than ten days to get myself ready to return with you”（Galland, 1704/1890, p. 3）皆符合奚若版。雷恩本和伯頓本卻都是招待維齊 3 天，第 4 日就啟程。

弟弟出宮後，為什麼又回宮發現王后醜事？奚若本的理由是：「至夜分，忽念后不置，欲暫歸一晤」（《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14，頁 1），但雷恩本的理由是忘了拿東西，而傅斯特本是“wishing once more to embrace his queen”（Galland, 1704/1815a, p. 3），史葛德本是“wishing once more to see the queen”（Galland, 1704/1890, p. 3），都符合奚若本敘述。

弟弟殺后之後做了什麼？奚若版作「自牖棄其屍溝中」（《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14，頁 2）。但雷恩本沒有交代屍體如何處置，立刻就回城外營帳；而傅斯特和史葛德兩版皆提到窗戶和溝。傅斯特本：“then taking them up one after the other, he threw them from the window into the foss, that surrounded the palace”（Galland, 1704/1815a, p. 4）；史葛德本：“afterwards taking them up, he threw them out of a window into the ditch that surrounded the palace”（Galland, 1704/1890, p. 4）。弟弟在哥哥宮中目睹王后醜行時，看到的人數是宮女 10 人，黑奴 10 人：「俄婢十人各弛服，黑奴如婢數」（《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14，頁 3），符合傅斯特本和史葛德本敘述；但雷恩本卻是各 20 人。

傅斯特和史葛德兩個英譯本皆以加朗法譯本為底本，行文相似，年代又相近，頗難判斷究竟譯自哪一個版本。因此除了前述「史加瑞南」的發音較

接近傅斯特版之外，本文還提出另一條線索，即張治（2014）在〈經典文學舊譯本的重刊〉一文中批評葉聖陶的評注：

有些注未免陳舊粗疏，如注「姑婁巴多拉為埃及多利買末代」（頁52），顯然不知道 Cleopatra 自托勒密王朝立國起就是他們皇家女性成員的固定用名之一，至於那個末代的豔后，是「姑婁巴多拉」的七世了。葉聖陶給注文增補英文原名，再做些修改，到這兒也失察（其實此處正文無 Cleopatra 一字，奚若亂譯而已）。（第7段）

譯者當然可能亂譯，但似乎沒有道理無中生有，自行添加 Cleopatra 這麼特別的專有名詞；其實是張治誤信奚若的底本是雷恩本，才會說原文無此字。這個注出現在第二葛陵達的故事〈說妬〉一篇。《繡像小說》第一次出現這個故事時就有括號注如下：

美后言已，入室取刀出。刀刻希伯來文，隱約可辨。招蘇丹與余及內監等，均至密室廊下暫息。美后畫大圈一，自居其中，沿圈作數字，皆希伯來¹⁴及姑婁巴多拉（埃及多利買末代）之文。（〈天方夜譚〉，約14世紀／1903b，頁19）¹⁵

1924年葉聖陶校注，商務印書館新中學文庫中的《天方夜譚》，雖把括號注改為章節注，成為〈說妬〉這篇的注4：「姑婁巴多拉為埃及多利買末代」（《天方夜譚》，約14世紀／1947，頁70），但並未加上英文，張治所見可能是更晚的版本。雷恩本無此字，所以張治認為是奚若「亂譯」；但奚若本並不是譯自雷恩本，所以要查的是哪一個英譯本有此字。史葛德版無此字，但傅斯特有“character of Cleopatra”一詞，可知根據的應為傅斯特本：

The Queen of Beauty then went to her apartment, and returned with a knife which had some Hebrew characters engraven on the blade. She desired the

¹⁴ 此處誤譯，應為阿拉伯文。

¹⁵ 《繡像小說》的頁碼不是總頁碼，而是《天方夜譚》的頁碼，每次連載都接續頁碼，而且頁碼只出現在左頁，右頁並無頁碼。此頁為右頁，所以無頁碼，但前頁為18頁。不過本期連載就只到沒有頁碼的此頁（應為19頁的上半），接續連載的第17期（〈天方夜譚〉，約14世紀／1904）的第1頁才標註為19頁。

sultan, the chief of the eunuchs, the little slave and myself, to go down into a secret court of the palace; and then, leaving us under a gallery which surrounded the court, she went into the middle of it, which she described a large circle, and traced several words, both in the ancient Arabic characters and those which are called the characters of Cleopatra. (Galland, 1704/1815a, p. 205)

除了「史加瑞南」的譯音和「姑婁巴多拉」這兩個線索之外，第三個證據是奚若版在《繡像小說》第一篇連載時篇名為〈三葛稜達（突厥波斯等處遊僧一名德惟虛以甘貧樂道為旨）五幼婦〉。¹⁶比對傅斯特本和史葛德本，「德惟虛」這個詞只出現在 1839 年布塞（George Moir Bussey）修訂過的傅斯特譯本腳注：“Calenders were a species of Dervises or Mussulman Monk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mendicant Friars of Catholic Europe”（Galland, 1704/1839, p. 31）。Dervise 現今拼法為 Dervish，為波斯語的托鉢僧。史葛德版則沒有解釋 Calender。因此，既然奚若譯出了「德惟虛」這個專有名詞，很可能譯自布塞編輯過的 1839 年傅斯特版本。¹⁷至於雷恩本的這個故事根本沒有用 Calender 一詞，而是用 Mendicant。奚若的「葛稜達」既是 Calender 的音譯，再次證明不可能是譯自雷恩本。

究竟為何奚若單行本的序說譯自「冷氏」，原因至今成謎，或許是署名「紹興金石」的校定者誤以為 1839 年的傅斯特本是雷恩本也未可知，畢竟 1839 年就是雷恩本問世的那一年。綜上所述，清末 4 種文言文譯本，兩種譯自湯森本，兩種譯自傅斯特本，皆與雷恩本無涉。

¹⁶ 底線為筆者所加。1906 年以後的單行本把這組故事分開，成為〈二黑犬〉、〈生壙記〉、〈樵遇〉、〈說妬〉、〈金門馬〉、〈麥及教人化石〉及〈蛇仙杯水記〉7 篇，取消了〈三葛稜達五幼婦〉這個整組故事的大標題，也因此沒有留下「德惟虛」這個名詞。

¹⁷ 比較奇怪的是，布塞編輯過的傅斯特版，此篇標題改為“History of the Porter, the Three Royal Calenders, and Three Ladies of Bagdad”，與其他傅斯特版不同。但奚若仍用〈三葛稜達五幼婦〉，或許還有參考其他譯本，或為了與《大陸報》連載的〈三僧五女〉銜接。

參、配瞻生、天笑生合譯《天方夜談》底本

如上述，季諾稱奚若本譯自蘭底譯本（雷恩本）並非事實；而季諾點名的第二個譯本「中華書局版配瞻生氏」版本，也跟雷恩本無關。1928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語體《天方夜談》，屬於「學生文學叢書」，版權頁署名譯者為兩人：洪都配瞻生和吳門天笑生。天笑生是包公毅筆名，江蘇吳縣人，因稱吳門天笑生；洪都配瞻生¹⁸則生平不詳。由於1928年包天笑成名已久，兩人的合作可能是配瞻生從英文翻譯，而由包天笑潤稿。他們在序言中說「比較完善的本子，是英國 Lane 氏所譯的一本，他是從阿拉伯的一本本子上譯下來的」（配瞻生、天笑生，1936，頁1），但也沒有明說他們根據此本，只說他們根據的是一個選本：

我國奚若曾譯過一本，但是不及這本的簡明；這本的節目雖少，但是都是最精警瑰奇的。大約此人傳鈔的時候，乃是以嚴厲的眼光，選譯而鈔的。如：中國的文選，自有一種偉大的威權，足以使人佩服他的鑑別力而崇拜在他書下的。（配瞻生、天笑生，1936，頁1—2）

根據篇目順序和文本比對，筆者發現他們譯自1897年波士頓 Houghton Mifflin 公司出版的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未署名，以下簡稱 H. M. 本），但篇名則基本上沿用奚若本篇名，只有〈薙匠言〉一篇改為比較白話的〈剃匠言〉，如表1。

¹⁸ 畫家朱配瞻係江蘇太倉人，但洪都為江西南昌，而且朱配瞻也無其他文學作品，因此配瞻生應該不是朱配瞻。依「天笑生」為包天笑筆名之例，「配瞻」二字應為名，不知何姓。

表 1

H. M. 本、語體《天方夜譚》和奚若本篇目

<i>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i>	岷瞻生、天笑生 語體《天方夜譚》	奚若 《天方夜譚》
How the Stories came to be told	一千零一夜	緣起
The Fisherman and the Genie	記漁父	記漁父
The Story of the Enchanted Horse	異馬記	異馬記
The Story of Prince Ahmed	求珍記	求珍記
The History of Cogia Hassan Alhabbal	致富術	致富術
The Story of Aladdin	神燈記	神燈記
The Story of Ali Cogia, A Merchant of Bagdad	橄欖案	橄欖案
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記馬奇亞那殺盜記	記馬奇亞那殺盜記
The Story of Abou Hassan	非夢記	非夢記
The Story of the Three Sisters	能言鳥	能言鳥
The Story of Sindbad the Sailor	談瀛記	談瀛記
The Barmecide Feast	剃匠言	雞匠言
The History of Prince Zeyn Alasnam and the Sultan of the Genii	魔媒記	魔媒記

這個英譯選本雖沒有署譯者名字，但在導言中有說明改寫自史葛德譯本：“The fascination and power of the stories which, in a simple version based mainly on Dr. Jonathan Scott’s arrangement, make up the body of this book, stand somewhat apart from the labors of the wisest scholar”（*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1897, p. 9）。Houghton Mifflin 這家出版社主要出版教科書，岷瞻生和天笑生盛讚編者「嚴厲的眼光」和「鑑別力」，似乎有點過譽。其實岷瞻生和天笑生對這個譯本的第一篇也頗為不滿：

但是，這書也有一個缺憾，他把開首第一段的故事，竟略而不詳。第一段的故事，就是記這本故事，如何而講起，為全書的魂靈；也是全書的綱領，很有趣的，略去很可惜。本來這書所記著的各件故事，是互相連貫的；並且一故事中，包含許多小故事；一小故事中，又包括若干小故事。但是，奚譯這本，也不完全連貫的了。這本好似文選體，

所以當然不連貫了。不過，這第一段故事（緣起）仍是重要，所以我更參照別本，簡單增補了一下。（屺瞻生、天笑生，1936，頁2）

此缺憾的原因在於這個英文改寫本的目標讀者是青少年，第一個故事，即兩個國王兄弟雙雙被妻子背叛，甚至有率眾群交場面，又遇到精靈拘禁的女子主動求歡等情節，都不適合兒童閱讀，因此英文本寫得異常簡單：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former days the Sultans of the East were great tyrants, and knew no law but their own will. Now one of them had a wife who did not obey him,¹⁹ and he was so angry that he had her put to death; and because he no longer had any faith in women, he caused it to be known that he meant to have a new wife every day, he would be married at night, and in the morning his wife was to have her head cut off.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1897, p. 11)

不但把背叛的妻子由2人減為1人，還把嚴重的宮闈醜事用“did not obey him”一句話帶過，難怪屺瞻生和天笑生覺得遺憾。所以他們「參照別本」，把第一段故事補上。至於他們參照的「別本」，究竟是哪一本呢？這個語體譯本的第一段是這樣的：

上古的時候，波斯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史加利安，小兒子叫史加瑞南。弟兄很友愛。後來波斯王死了，大兒子史加利安承繼為王。他想：自己做了波斯王，弟弟也要使他得到一個極好的位置，便封他弟弟為大韃靼王。弟弟很快活，就去蒞職。（《天方夜談》，約14世紀／1936，頁1）

既然這個版本出現了「波斯王」、「大韃靼」2個名詞，而雷恩本和伯頓本都沒有這2個專有名詞，所謂的「別本」就不可能是這兩本。如果這個「別本」是中文譯本，這段故事有1900年周桂笙本、1903年《大陸》半月刊的〈一千一夜〉和奚若本3種。同樣以哥哥的王后偷情段落來判斷，屺瞻生和天笑生版是這樣寫的：

¹⁹ 底線為筆者所加，後不再逐一加註。

弟弟……忽然在花間，看見遠處一大群婢僕黑奴，簇擁著他嫂子走過來了，大家鬼鬼祟祟的樣子，他知一定不是好事，便蹲下去偷窺。誰知他的嫂子，命十二個婢子，大家脫了衣服，跟十二個黑奴，到別處去，他們的樣子，都很不正當。（《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6，頁 3）

周桂笙本和〈一千一夜〉都根據湯森本而把偷情人數改為 1 人，因此杞瞻生和天笑生版不可能根據這兩種文言譯本，而以據奚若本改寫最有可能。奚若本是文言版本，因此語體版第一篇是語內翻譯，從文言文譯為白話文。由表 2 可見，這篇由奚若版改寫的痕跡相當明顯，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也均沿用。

表 2

奚若本與杞瞻生、天笑生本比較

奚若本	杞瞻生、天笑生本
上古時	上古的時候
主波斯者……有二子，長史加利安，次史加瑞南，	波斯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史加利安，小兒子叫史加瑞南。
蘇丹素友愛，……	弟兄很友愛。
王崩，史加利安嗣位，	後來波斯王死了，大兒子史加利安承繼為王。
蘇丹……至是亦寵之，欲與共尊貴，遂以主大韃靼。	他想：自己做了波斯王，弟弟也要使他得到一個極好的位置，便封他弟弟為大韃靼王。
史加瑞南受封就國，……	弟弟很快活，就去蒞職。
垂十年，……	過了十年……
期十日部署。	請大臣候他十天
史加瑞南遴諸臣中有夙望忠謹者攝國事。……	弟弟已把國事，交付一個很忠心的臣子，代攝國政。
忽念后不置，欲暫歸一晤。……	忽然想念后了。他想，還是回去再敘一敘首，……
婢十人各弛服，黑奴如婢數，各擇一婢持之去。	十二個婢子，大家脫了衣服，跟十二個黑奴到別處去
后則擊掌連呼「美蘇得」。	這時只有一個后——他的嫂子——在那裡。她拍了幾拍掌，還喊道：「蘇美得！蘇美得！」

但語體版有兩處稍異於奚若本：一是奚若版的「婢十人各弛服，黑奴如婢數，各擇一婢持之去」，語體版改為「十二個婢子，大家脫了衣服，跟十二個黑奴到別處去」，不知為何把人數各增加了 2 人（但又遠不及雷恩本和伯頓本的各 20 人）；二是蘇丹王后的伴侶名字，奚若版作「美蘇得」，語體版則作「蘇美得」。此字傅斯特版作“Masoud”，應是語體版誤譯所致，或是希望讓人名聽起來較為歸化。

語體版的第一篇雖改寫自奚若〈緣起〉，其他的 12 個故事則根據 H. M. 本翻譯，因此異於奚若本。以下舉〈記漁父〉一篇為例：

一、根據 H. M. 本，漁夫有一妻三子，但奚若本並未提到子女數量。杞瞻生、天笑生則據英文翻譯出「三子」。H. M. 本：“He could hardly keep himself, his wife, and his three children from starving”（*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1897, p. 15）；奚若本：「藉以瞻妻子」（《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14，頁 20）；杞瞻生、天笑生本：「養活不了他自己，和他的一妻三子」（《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6，頁 6）。

二、根據 H. M. 本，瓶中精靈讓漁夫自己選擇死法。奚若譯為選擇死的地方，杞瞻生、天笑生則依照英譯。H. M. 本：“I will let you choose the manner of your death”（*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1897, p. 16）；奚若本：「死所惟任自擇」（《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14，頁 21）；杞瞻生、天笑生本：「我許你自己揀個死法」（《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6，頁 8）。

綜上所述，杞瞻生、天笑生合譯的語體版《天方夜談》，主要根據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的改寫本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但第一篇則語譯自奚若的文言版本。H. M. 本改寫自史葛德譯本，奚若譯自傅斯特譯本，皆轉譯自加朗的法譯本，與雷恩本無關。因此，說他們根據「蘭底譯本」又是誤會一場。

肆、彭兆良本及其他根據 H. M. 本的中譯本

季諾點名的第三個「根據蘭底版本」是彭兆良的《天方夜談》。這個 1932 年出版的中譯本，底本與屺瞻生、天笑生本相同，即 H. M. 本。H. M. 本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相當受歡迎，除了屺瞻生、天笑生本之外，以下各版本也都是根據 H. M. 本：（1）1931 年奚識之《天方夜譚（附譯文註釋）》（春江書局）（《天方夜譚（附譯文註釋）》，約 14 世紀／1941）、（2）1932 年彭兆良《天方夜談》（世界書局）（《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3）1939 年何澄波《英漢對照天方夜譚》（啟明書局）（《英漢對照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1）、²⁰（4）1940 年林俊千《天方夜譚》（春明書店）（《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8）。這幾個版本都早於季諾 1948 年的《腳夫艷行記》，但為何季諾只提到彭兆良一個版本？可能的原因包括：奚識之本係以學習英文為目的的版本；而何澄波有抄襲彭兆良版本的嫌疑；林俊千版本則是根據屺瞻生、天笑生本改寫的通俗本，因此重要譯本只有彭兆良本。表 3 為這 4 個版本的篇目比較。

表 3

奚識之、彭兆良、何澄波、林俊千本篇目比較

奚識之本	彭兆良本	何澄波本	林俊千本
故事傳述的由來	這些故事怎樣講出來的	這故事怎樣發生的	故事的開端
漁人與妖魔	漁翁和巨魔	漁翁和妖魔	聰明的漁翁
怪馬的故事	魔馬的故事	魔馬的故事	魔馬的故事
AHMED ²¹ 太子的故事	王子阿米德的故事	王子阿米德故事	亞米德王子

（續下頁）

²⁰ 這個版本有些書目資料署譯者為「方正」，但筆者未見。

²¹ 原文大小寫相當不一致，此處悉照原文。

表 3

奚識之、彭兆良、何澄波、林俊千本篇目比較（續）

奚識之本	彭兆良本	何澄波本	林俊千本
COGIA HASSAN ALHABBAL 的歷史	致富奇談	致富奇談	致富的秘術
ALADDIN 的故事又名奇怪燈	阿萊廷故事	阿萊廷的故事	奇怪的燈盞
Badgad 商人 Ali Cogia 的故事	智孩審金	橄欖案	橄欖奇案
Ali Baba 和四十個強盜被奴婢殺卻的故事	亞里巴巴與一婢殺四十盜的趣事	智婢殺盜的故事	智婢殺盜記
ABOU HASSAN 的故事；或名睡者醒了	阿保哈生的故事	阿保哈生的故事	阿寶哈生
三姊妹的故事	三姊妹的故事	三姐妹的故事	三姐妹
航海家 Sindbad 的故事	航海家孫巴德的故事	航海家孫柏達的故事	孫柏達航海奇遇記
Barmecide 的宴會	理髮匠第六兄弟的故事	理髮匠第六兄弟的故事	理髮匠的故事
Zeyn Alasnam 太子和妖怪蘇而頓的故事	王子陳亞拉生與魔王的故事	王子陳亞拉生與魔王的故事	奇異的神像

這 4 個版本中，奚譯、彭譯、何譯的第一篇都依照 H. M. 本翻譯，所以沒有兄弟之妻雙雙偷情的故事。奚識之譯本非常直譯，專有名詞如 Sultan、Grand Vizier 都直接在譯文中用英文表示，顯然是作為英文教材使用；何澄波譯本有抄襲彭兆良譯本的痕跡，只是改為中英對照本；而林俊千譯本則是從杞瞻生、天笑生的譯本改寫，因此第一篇與英文底本不同，加述雙王雙后故事。以下分別說明兩組譯本間的關係：

一、彭兆良譯本和何澄波譯本

何澄波譯本不僅篇名與彭兆良譯本相似，內文也有許多用語相同或極相似的地方，如以下這一小段：

彭兆良本：

話說西哈薩德乃是一個十分勇敢的女孩子，她的勇敢和她的美色，是一般的卓絕。她便說：『我十分知道的，卻想得一個妙計，或許可以挽救那件可怕的事情。倘父親不願帶兒進宮，那末孩兒可以自己走去。』那宰相無奈，只得狠心地走到蘇丹那裡，啟奏自己女兒要求這榮幸，做一夜蘇丹的妻子。蘇丹聽了，暗暗納罕。（《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頁 2－4）

何澄波本：

西哈薩德是一個十分勇敢的女孩子，她的勇敢和她的美色，是一般的卓絕。她便說：『我十分知道的，我卻想得一個妙計，或許可以挽救那件可怕的事情。您倘不願意帶女兒進宮去，那末女兒可以自己走去。』那宰相只得走到蘇丹那裡，啟奏自己女兒要求這榮幸，做一夜蘇丹的妻子。蘇丹聽了，暗暗納罕。（《英漢對照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1，頁 3－5）

這兩段文字差異甚少，只有刪掉「話說」、「乃」等字，把「父親」改為「您」，「孩兒」改為「女兒」。除此之外，彭兆良有些比較特殊的譯法，如把 couch 譯為中國北方起臥用的「炕」，頗為歸化。彭兆良本：「讓她這晚睡在靠近我的一張炕上罷！」（《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頁 5）；何澄波本：「讓她這晚睡在靠近我的一張炕上罷！」（《英漢對照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1，頁 5）。

又如在〈漁翁與巨魔〉一篇，把 spirit of heaven 譯為「妖神」，頗為特殊。彭兆良本：「我原是天上的妖神，那大智的沙龍曼，吩咐我遵從他的法旨」（《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頁 14）；何澄波本：「我原是天上的一個妖神，那大智的沙龍門，要我服從他的法旨」（《英漢對照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1，頁 15）。

還有在〈阿萊廷的故事〉中，稱呼蘇丹時，英文只用 Sire，彭譯卻用了「萬歲」。彭兆良本：「萬歲容稟，臣兒雖然願早迎公主鑾駕，以了夙心，可是

臣卻是不敢草率」（《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頁 129）；何澄波本：「萬歲容稟，臣兒雖然十分願意早迎公主鑾駕，可是臣卻不敢草率從事」（《英漢對照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1，頁 159）。

又如〈智孩審金〉把侵吞財產的 *wretch* 譯作「光棍」，也很歸化。彭兆良本：「那被控的光棍雖然明白他的案情要完全失敗，可是仍然要想詭辯」（《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頁 165）；何澄波本：「那被控的光棍雖然明白他的案情要完全失敗，可是仍然要想詭辯」（《英漢對照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1，頁 209）。

由以上諸例可以顯見何譯參考彭譯實多，甚至有抄襲之嫌了。2019 年香港心一堂選擇何澄波中英對照版本復刻，稱讚此譯本「行文簡練、淺白、優雅、含蓄」，但沒有交代中英譯者、出版社和年代，只說是「稀見民國間漢譯本」（《天方夜談（英漢對照）》，約 14 世紀／2019，書背）。其實若要復刻此舊譯，也應該選擇彭兆良譯本較為合理。

二、杞瞻生、天笑生譯本和林俊千譯本

林俊千翻譯的《天方夜譚》是 1940 年春明書店出版的，其實是參考杞瞻生、天笑生版本的語內翻譯。以下說明理由：

（一）序言

林俊千版的序言從杞瞻生、天笑生版改寫的痕跡很明顯，包括對原作的介紹。不過，杞瞻生、天笑生版只是說雷恩本是「比較完善的本子」（杞瞻生、天笑生，1936，頁 1），並沒有說根據雷恩本；林俊千在改寫的時候卻逕自改為「本書的根據是英國 Lane 氏的譯本」（林俊千，1948，頁 1），殊不知這個版本與雷恩本無關。表 4 對照兩版序言：

表 4

杞瞻生、天笑生本和林俊千本序言對照

杞瞻生、天笑生本	林俊千本
這書一名一千零一夜，原本不知是那一國文字，並且不敘作者姓氏。	這書的原名叫做一千〇一夜，原本不知是那一國文字，也不知道原著人是誰；
比較完善的本子，是英國 Lane 氏所譯的一本，他是從阿拉伯的一本本子上譯下來的。	本書的根據是英國 Lane 氏的譯本，據他說是從亞拉伯本子上譯下來的。
但是，這一本也非原本。比他完善的，據說還有。現在世界上所流動的，都是譯本，互有出入。	但是這一本也並不是原本，而且據說還有許多譯本在世界上流動，
有人說，原本出於波斯，作者大概是波斯人，並且所記的，都是九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時代。而寫的時候，大概是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時代。這種推測，乃是根據書中人名、地名，以及種種的風俗，而斷為如此，不過，也不能算十分確切。……	從這些故事的內容推測，大約是出於波斯國，作者也大概是波斯人。因為裡邊所記述的都是波斯的國名，和九世紀到十六世紀時代的情形，而且所有的風俗和地名，也都是屬於波斯的。
我國奚若曾譯過一本，但是不及這本的簡明；這本的節目雖少，但是都是最精警瑰奇的。……	但可惜他這本文體雖然寫得很好，而且似乎是經過整理的。
但是，這書也有一個缺憾，他把開首第一段的故事，竟略而不詳。……	但是卻缺少故事的第一節，難免有美中不足之憾。
不過，這第一段故事（緣起）仍是重要，所以我更參照別本，簡單增補了一下。	因此我又參照別的譯本，把牠補足了。
原本的緣起，是很簡單，如以這譯本的首一段，與原本相對，是完全不符了。	雖然不能依原文每個字相對照，不過卻已盡了對譯文忠實的責任，同時也顧全了國人的口味。

杞瞻生、天笑生的最後一句，是指譯本的開頭和 H. M. 本「完全不符」，但林俊千在改寫時似乎不太了解他們的意思，改寫成「不能依原文每個字相對照」（林俊千，1948，頁 2），似乎只是一般譯者的謙詞。

（二）〈故事的開端〉改寫自〈一千零一夜〉

杞瞻生、天笑生的首段與底本「完全不符」，正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根據英文底本 H. M. 本的“*How the Stories Came to be Told*”翻譯的，而是「參照別的譯本」補上，也就是參照奚若的〈緣起〉，由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林俊千版的第一篇〈故事的開端〉則是參照杞瞻生、天笑生的〈一千零一夜〉再度語內翻譯，改寫得更淺近通俗。表 5 是 3 版首篇的比較：

表 5

奚若本、杞瞻生及天笑生本、林俊千本首篇比較

奚若本 〈緣起〉	杞瞻生、天笑生本 〈一千零一夜〉	林俊千本 〈故事的開端〉
上古時	上古的時候	很久以前
主波斯者……有二子，長史加利安，次史加瑞南，	波斯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史加利安，小兒子叫史加瑞南。	波斯的蘇丹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史筌里安，小兒子叫史筌瑞南。
蘇丹素友愛，	弟兄很友愛。	兄弟倆的感情非常要好。
王崩，史加利安嗣位，	後來波斯王死了，大兒子史加利安承繼為王。	後來，波斯的蘇丹死了，照例，大兒子繼承父親的位置，繼續王業。
蘇丹……至是亦寵之，欲與共尊貴，遂以主 <u>大韃靼</u> 。	他想：自己做了波斯王，弟弟也要使他得到一個極好的位置，便封他弟弟為大韃靼王。	史筌里安想到弟弟的問題，便決心也給他有一個和蘇丹一樣勢力的位置。這樣，他便封史筌瑞南為韃靼的蘇丹。
史加瑞南受封就國，……	弟弟很快活，就去蒞職。	弟弟很高興，他奉了哥哥的使命，到那裡去就職。
垂十年，……	過了十年……	隔了十年……
期十日部署。	請大臣候他十天……	請大臣等候十天……
史加瑞南遴諸臣中有夙望忠謹者攝國事。……	弟弟已把國事，交付一個很忠心的臣子，代攝國政。……	史筌瑞南把國事交給一個忠心的大臣，代理他治理國事。……

（續下頁）

表 5

奚若本、杞瞻生及天笑生本、林俊千本首篇比較（續）

奚若本 〈緣起〉	杞瞻生、天笑生本 〈一千零一夜〉	林俊千本 〈故事的開端〉
忽念后不置，欲暫歸一晤。	忽然想念后了。他想，還是回去再敘一敘首，	突然想到自己的妻子，孤寂地在宮裡，覺得有些不忍。而且，還有些話，不曾告訴她。
婢十人各弛服，黑奴如婢數，各擇一婢持之去。	十二個婢子，大家脫了衣服，跟十二個黑奴到別處去	吩咐十二個女婢，脫去了衣服，跟十二個黑奴穿過花徑，到別處去。
后則擊掌連呼「美蘇得」。	這時只有一個后—他的嫂子—在那裡。她拍了幾拍掌，還喊道：「蘇美得！蘇美得！」	接著，她一個向四面瞧了瞧，便拍了兩下掌，同時叫著：「蘇梅特！--蘇梅特！」

除了行文相似以外，以下 3 點更足以證明林俊千這篇改寫自杞瞻生、天笑生：

首先，嫂嫂醜行的人數是 12 個女婢和 12 個黑奴。「十二」這個數字只見於杞瞻生、天笑生的版本，其他的英、中版本都沒有出現過。H. M 版刪去這段故事，彭兆良譯本和何澄波譯本跟著英文，所以也沒有這段故事。湯森本的王后只有一個情夫；傅斯特和史葛德本都作各 10 人，奚若本也是各 10 人；雷恩本和伯頓本皆為各 20 人。因此林俊千的「十二個女婢」只能出自於杞瞻生、天笑生的版本。

第 2 點，王后的情夫名字，奚若版作「美蘇得」，係根據傅斯特譯本的 Masoud 音譯。杞瞻生、天笑生在改寫時譯為「蘇美得」，似乎是誤抄；而林俊千版作「蘇梅特」，顯然是再從杞瞻生、天笑生版的「蘇美得」衍生而來。

第 3 點，〈智婢殺盜記〉一篇，H. M. 本說阿里巴巴有 3 匹驢子，其他中文譯本也都是 3 匹，只有杞瞻生、天笑生本改寫為 1 匹，林俊千譯本也寫為 1 匹。H. M. 本：“Ali Baba married a woman as poor as himself, and lived by cutting wood and bringing it upon three asses into the town to sell.”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1897, p. 5)；杞瞻生、天笑生本：「愛里巴柏娶了一個與自己差不多的妻子，靠伐木度日，用一隻驢子，馱運進城售賣」（《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6，頁 84）；林俊千本：「亞里巴柏娶的妻子，家境並不富有，他只得靠著砍柴過生活。每天用一匹驢子，把砍得的柴，馱到城中去販賣」（《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8，頁 91）。

雖然林俊千版的篇名有參考何澄波本的痕跡，如“Ali Baba and Forty Thieves”譯為〈智婢殺盜記〉，參考了何譯的〈智婢殺盜的故事〉；但內文大多據杞瞻生、天笑生版改寫。如前文提過的彭譯：「讓她這晚睡在靠近我的一張坑上罷！」（《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4，頁 5）一句，杞瞻生、天笑生版譯為「睡在對面一張床上」（《天方夜談》，約 14 世紀／1936，頁 5），林俊千版也譯為「睡在對面的床上」（《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48，頁 6）。比較 4 個同樣譯自 H. M. 本的中譯本用語，可知兩組關係如表 6。

表 6

杞瞻生及天笑生本、彭兆良本、何澄波本、林俊千本用詞比較

杞瞻生、天笑生本	彭兆良本	何澄波本	林俊千本
床	坑	坑	床
天神	妖神	妖神	天神
婚禮	公主鑾駕	公主鑾駕	婚禮
商人	光棍	光棍	商人

由此看來，林譯主要參考杞瞻生、天笑生譯本改寫，是一個語內翻譯的譯本。這個改寫版本在戒嚴時期的臺灣被改名翻印多次，如 1955 年大中國圖書公司署名「胡鳴天」的《天方夜譚》（《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55），以及 1972 年綜合出版社署名「楊人康」的版本（《天方夜譚》，約 14 世紀／1972），都多次再版，可說是在臺灣相當流行的一個版本。

據上所述，季諾提到的杞瞻生、彭兆良兩個譯本，根據的都是從史葛德本改寫的青少年版本，與雷恩本仍無關係。

伍、汪原放《一千〇一夜》的底本

季諾提到的最後一個版本，即汪原放的《一千〇一夜》，1930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係根據1915年瑪莎·雷恩（Martha A. L. Lane）改寫的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Stori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old for Young People*，由波士頓的金恩出版社（Ginn and Company）發行，也不是雷恩譯本。雖然兩人姓氏正巧相同，汪原放也都譯為「林痕」，但瑪莎·雷恩是美國人，而且雷恩是夫姓，她的閨姓是 Luther，與英國譯者愛德華·雷恩並無關係。這本也是選本，共收錄21個故事，比H. M本故事更多。

汪原放也譯出了瑪莎·雷恩的序。她在序中提到的英譯本有4種：史葛德、伯頓、雷恩、派恩（John Payne），並批評史葛德本的東方風味不足，文學性低；雷恩版既過於博學又過於簡約等，所以可能根據的是伯頓本／派恩本。²²不過她並沒有明言自己採用的版本，只說「為了要求適合於學校裡做課本的須要，我立意精選一些最好最有名的編成這個刪節本」（林痕，1915／1941，頁7），而且書名也言明是“told for young people”，明顯是為青少年改寫的選本。因此，這個版本對於雙后的醜事也寫得十分簡略：“Now it happened that both King Shahzeman and King Shahriyar had been sadly deceived by the women they married”（Lane, 1915, p. 2），難以證明這是改寫自雷恩本。由於雷恩本並沒有收錄「阿拉丁與神燈」、「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這兩個故事，而瑪莎·雷恩版有收錄，也可說明她至少參考了其他幾種英譯版本。

因季諾把瑪莎·雷恩和愛德華·雷恩混為一談，所以誤以為汪原放也是依據「蘭底譯本」。雖然杞瞻生和天笑生、彭兆良、汪原放3種譯本的確

²² 伯頓本事實上是根據派恩本修改的（Knipp, 1974, p. 45）。

是如季諾所說「以兒童和青年為對象」（季諾，1948，頁4），但還是與雷恩本無關。

陸、結論

《一千零一夜》這部阿拉伯文作品，在20世紀前半葉的各種中文譯本，大多是透過英文譯本轉譯。²³但各家採用的英文譯本究竟是哪一個版本，卻相當混淆。最早的兩個版本根據的是湯森本，是一個刪減過的潔本。奚若本的校訂者金石在序中聲稱該譯本譯自雷恩的版本，其實譯自傅斯特本，最令人困惑；周作人說自己的〈俠女奴〉可能譯自雷恩本也顯然有誤，其實也譯自傅斯特本。杞瞻生、天笑生稱雷恩本完善，但他們自己所用版本也不是雷恩本，而是根據史葛德版本改寫的青少年版；林俊千的譯本自稱改寫自雷恩本，其實是改寫杞瞻生、天笑生譯本的語內翻譯版本；彭兆良完全沒有提及底本，但因為與杞瞻生、天笑生的底本相同，也被季諾誤歸為雷恩本；而汪原放的譯本更是受同名之累，明明是譯自瑪莎·雷恩的改寫本，也被算成所謂的雷恩本。季諾聲稱「我國最流傳的便是蘭底譯本」（季諾，1948，頁2）竟然完全與事實相反，沒有一個譯本是譯自蘭底譯本。大多數中譯本都是根據加朗法譯本轉譯的各英文譯本，其中又以史葛德本衍生的版本最多，²⁴包括湯森本和改寫給青少年的H. M. 本。1948年以後才有根據伯頓本的中譯本（見附錄）。本論文中，以加朗法譯本為源頭的各版本關係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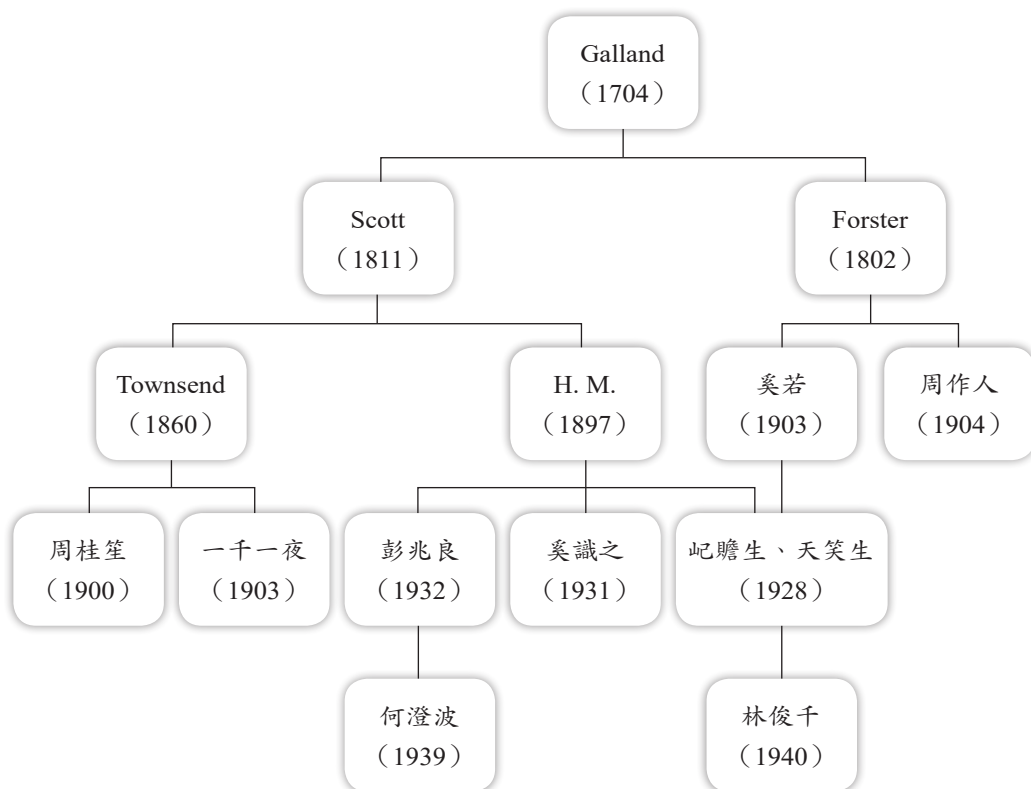
由圖1可見，大多數譯本來源都是加朗法譯本衍生的英譯本／改寫本。但為何雷恩的譯本一直受到中文譯者的推崇？奚若的校訂者稱雷恩本為「諸

²³ 第一部從阿拉伯文直譯的中文譯本，是納訓在1940年到1941年間於長沙商務出版的5冊《一千零一夜》；但該譯本出版於戰爭期間，也不完整，所以納訓在1957年重新推出3卷的全譯本。這個譯本在1959年的臺灣有匿名版本，即世界書局署名「成偉志」的《一千零一夜》。詳見賴慈芸（2013）。

²⁴ 1903年還有一本錢楷譯的《航海述奇》，文明書局出版，即辛巴達航海記，顧燮光（1960）〈小說經眼錄〉記載「英穀德譯，錢楷重譯」（頁537），看起來很可能是根據史葛德譯本轉譯。但此書未見，因此暫不放入圖1中。

圖 1

加朗譯本源流圖



譯本冠」(金石, 1914, 頁 2), 葉聖陶也說雷恩本是「最著名的英文全譯本」(葉紹鈞, 1947, 頁 3); 岷瞻生、天笑生(1936)也稱其為「比較完善的本子」(頁 2), 林俊千(1948)也要冒名說自己用的是雷恩譯本(頁 2)。這些說法也許反映了對於轉譯的不信任, 由於每一個譯者都有自己的選擇, 因此理論上轉譯次數越多, 經手的譯者越多, 就越不可能忠於原作。就像傳話遊戲一樣, 參與傳話的人越多, 出錯的可能性越高。中譯者在不得不依賴英譯本轉譯的情況下, 或許相信透過雷恩本可以比較接近原作。

無論這幾個英譯本的評價如何, 確認底本都是翻譯史的基礎工作, 而目前《天方夜譚》中譯本的底本研究卻相當不足, 錯誤很多。樽本照雄雖然已

經做了很多釐清中譯本底本的工作，但可能因為皆以日文發表，中文學界對於此議題仍有許多錯誤。如歐陽文津（Wen-chin Ouyang）在 2009 年的論文推測中國早期的譯本主要譯自伯頓本（Ouyang, 2009, p. 377），令人詫異；鄭志明（2011）在評論周桂笙譯本時，以雷恩版加以比對；李鑫（2013）的碩士論文《〈一千零一夜〉在中國（1900 – 1929）》，以周桂笙的〈漁者〉和納訓譯本比較，而批評周桂笙的「譯文對原文確實有進行一定程度的有意地改編與刪減」（頁 21），並「淡化宗教色彩」（頁 23），完全沒有考慮到周桂笙所據的底本，有失公允。李貞玉（2013）在分析周作人的〈俠女奴〉時，以伯頓譯本作為底本對照，因此認為周作人在女奴勸老皮匠縫補屍體一段增補了「上帝」一詞，「表現了女奴的自我認可源於最權威的上帝」（頁 145），但周作人其實根據的是傅斯特本，而該譯本在此有“God forbid”（Galland, 1704/1815b, p. 246）一句，正是周作人譯本「上帝鑑之」（〈俠女奴〉，約 14 世紀／1904b，頁 44）的依據，可見李貞玉因為誤用底本而做出錯誤推論。到了 2014 年，張治仍因誤認底本而批評奚若「亂譯」，由此也可見譯本底本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一一釐清《天方夜譚》9 個中譯本的來源文本，以證明根據加朗法譯本轉譯的英文譯本，實為 20 世紀前半葉中文譯本的主要依據，而英文改寫本與中文的語內翻譯，也在傳播鏈中占有頗重要的地位。從周桂笙到周作人，本研究參考樽本照雄的判斷並加以檢證；至於杞瞻生、天笑生以降的各改寫本，則由筆者首度指出各譯本所根據的底本。希望未來的研究者在評論譯本時，能更加重視譯者所據以翻譯的底本；而語內翻譯，如杞瞻生、天笑生改寫奚若本的第一則故事，及林俊千改寫杞瞻生、天笑生譯本等，在中國翻譯史上並不是特例，甚至可說是相當常見的現象。語內翻譯也是文化傳播及翻譯史的一部分，但似乎仍少有學者研究，期待未來有更多語內翻譯的研究。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一千一夜〉（佚名譯）（1903）。《大陸》，6，77 — 81。（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Yiqianyi ye (Anonymous, Trans.). (1903). *Dalu*, 6, 77-8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一千一夜序〉（1903）。《大陸》，6，75 — 77。

【Yiqianyi ye xu. (1903). *Dalu*, 6, 75-77.】

〈小天方夜譚（一）〉（季諾譯）（1949）。《西點》，34，80 — 87。（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Xiao Tianfangyetan 1 (Jinuo, Trans.). (1949). *Xi Dian*, 34, 80-8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小天方夜譚（二）〉（季諾譯）（1949）。《西點》，35，84 — 89。（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Xiao Tianfangyetan 2 (Jinuo, Trans.). (1949). *Xi Dian*, 35, 84-8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談》（彭兆良譯；三版）（1934）。世界書局。（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Tianfangyetan* (Z. L. Peng, Trans.; 3rd ed.). (1934). The World Book.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談》（屺瞻生、天笑生譯；十一版）（1936）。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Tianfangyetan* (Qizhansheng & Tianxiaosheng, Trans.; 11th ed.). (1936). Zhonghua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談（英漢對照）》（2019）。心一堂。（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2019). Sunyat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1903a）。《繡像小說》，11，1－5。（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1903a). *Xiuxiang Xiaoshuo*, 11, 1-5.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1903b）。《繡像小說》，15，15－19。（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1903b). *Xiuxiang Xiaoshuo*, 15, 15-1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1904）。《繡像小說》，17，19－23。（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1904). *Xiuxiang Xiaoshuo*, 17, 19-23.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1905）。《東方雜誌》，6，1－8。（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1905). *The Eastern Miscellany*, 6, 1-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奚若譯；二版）（1914）。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R. Xi, Trans.; 2nd ed.). (1914).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奚若譯、葉紹鈞校注；第七版，上冊）（1947）。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R. Xi, Trans. & S. J. Ye, Ed.; 7th ed., Vol. 1). (1947).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林俊千譯；二版）（1948）。春明書店。（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Tianfangyetan* (J. Q. Lin, Trans.; 2nd ed.). (1948). Chunming Shudi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胡鳴天譯；初版）（1955）。大中國圖書。（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Tianfangyetan* (M. T. Hu, Trans.; 1st ed.). (1955). Da Zhongguo Tush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楊人康譯；初版）（1972）。綜合。（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Tianfangyetan* (R. K. Yang, Trans.; 1st ed.). (1972). Zongh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天方夜譚（附譯文註釋）》（奚識之譯；九版）（1941）。春江書局。（原著出版年：約 14 世紀）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with Chinese notes and translations* (R. S. C. Hsi, Trans.; 9th ed.). (1941). Chun Kiang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王樹聲（1915）。〈教會著述家奚伯綏行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2，263 — 265。

【Wang, S. S. (1915). Jiaohui zhushujia Xi Boshou xingshu. *The China Church Year Book*, 2, 263-265.】

伍國慶（1987）。〈前言〉。載於《天方夜譚》（初版，頁 1 — 4）。岳麓書社。

【Wu, G. Q. (1987). Qianyan. In *Tianfangyetan* (1st ed., pp. 1-4). Yuelu Publishing House.】

杞瞻生、天笑生（1936）。〈序〉。載於《天方夜談》（十一版，頁 1 — 2）。中華書局。

【Qizhansheng, & Tianxiaosheng. (1936). Xu. In *Tianfangyetan* (11th ed., pp. 1-2). Zhonghua Book Company.】

李貞玉（2013）。〈周作人早期譯文的翻譯策略與性別觀念——以《俠女奴》為中心〉。《勵耘學刊》，1（文學卷），134 — 146。

【Li, Z. Y. (2013). Zhou Zouren zaoqi yiwen de fanyi celüe yu xingbie guannian: Yi Xianünu wei zhongxin. *Academic Journal of LIYUN*, 1 (Vol. Literature), 134-146.】

李唯中（2000）。〈譯者小序〉。載於《一千零一夜》（初版，第一冊）。遠流。

【Li, W. Z. (2000). Yizhe xiaoxu. In *Yiqianlingyi ye* (1st. ed., Vol. 1). Yuan-Liou Publishing.】

李鑫（2013）。《〈一千零一夜〉在中國（1900 — 1929）》（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暨南大學。

【Li, X. (2013). *The Arabian nights in China (1900-1929)*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Jinan University.】

宋聲泉（2016）。〈《俠女奴》與周作人新體白話經驗的生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5，121 — 133。

【Song, S. Q. (2016). *Xianünu yu Zhou Zuoren xinti baihua jingyan de shengche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5, 121-133.】

金石（1914）。〈天方夜譚序〉。載於《天方夜譚》（二版，頁1 — 3）。商務印書館。

【Jinshi. (1914). Tianfangyetan xu. In *Tianfangyetan* (2nd ed., pp. 1-3). The Commercial Press.】

林俊千（1948）。〈序言〉。載於《天方夜譚》（二版，頁1 — 2）。春明書店。

【Lin, J. Q. (1948). Xuyan. In *Tianfangyetan* (2nd ed., pp. 1-2). Chunming Shudian.】

林痕（Lane, M.）（1941）。《一千〇一夜》（汪原放譯；九版）。亞東圖書館。（原著出版年：1915）

- 【Lane, M. (1941).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Stori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old for young people* (Y. F. Wang, Trans.; 9th ed.).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5)】
- 季諾（1948）。〈總序〉。載於《腳夫艷行記》（初版，頁1—4）。新潮。
- 【Ji, N. (1948). Zongxu. In *Jiaofu yanxing ji* (1st ed., pp. 1-4). Xinchao.】
- 季諾（1949）。〈小天方夜譚譯記〉。《西點》，34，80—81。
- 【Ji, N. (1949). Xiao Tianfangyetan yiji. *Xidian*, 34, 80-81.】
- 〈俠女奴〉（萍雲譯）（1904a）。《女子世界》，8，43—52。（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 【Xianünu (Pingyun, Trans.). (1904a). *Women's World*, 8, 43-5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 〈俠女奴〉（萍雲譯）（1904b）。《女子世界》，9，39—48。（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 【Xianünu (Pingyun, Trans.). (1904b). *Women's World*, 9, 39-4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 《英漢對照天方夜譚》（何澄波譯；三版）（1941）。啟明書局。（原著出版年：約14世紀）
-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C. B. He, Trans.; 3rd ed.). (1941). Kai Ming Book Stor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 馬瑞麟（1994年5月16日）。〈憶納訓譯一千零一夜〉。昆明日報。https://www.sohu.com/a/197415889_99937634
- 【Ma, R. L. (1994, May 16). Yi Na Xun yi Yiqianlingyi ye. *Kunming Daily*. https://www.sohu.com/a/197415889_99937634】
- 馬禎妮（2020）。〈當代形象學視角下《俠女奴》漢譯本研究〉。《外國語》，43（2），91—98。
- 【Ma, Z. N. (2020). A contemporary imag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Xia nü nu*.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3(2), 91-98.】

張治（2014 年 9 月 28 日）。〈經典文學舊譯本的重刊〉。南方都市報。

https://read01.com/zh-tw/gzBJa5.html#.XpwA_VMzau4

【Zhang, Z. (2014, September 28). Jingdian wenxue jiuyiban de chongkan.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https://read01.com/zh-tw/gzBJa5.html#.XpwA_VMzau4】

張明高、范橋（編）（1992）。《周作人散文》（第四集）。中國廣播電視。

【Zhang, M. G., & Fan, Q. (Eds.). (1992). *Zhou Zuoren sanwen* (Vol. 4). China Broadcasting Network.】

葉紹鈞（1947）。〈序〉。載於《天方夜譚》（七版，上冊，頁 1－20）。商務印書館。

【Ye, S. J. (1947). Preface. In *Tianfangyetan* (7th ed., Vol. 1, pp. 1-20). The Commercial Press.】

〈新庵諧譯 卷一 一千零一夜〉（2016 年 10 月 18 日）。載於《維基文庫》。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新庵諧譯卷一一千零一夜>

【Xinan xieyi juanyi yiqianlingyi ye. (2016, October 18). In *Wikisource*.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新庵諧譯卷一一千零一夜>】

鄭志明（2011）。〈《新庵諧譯初編》翻譯史價值再發現〉。《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5，30－33。<http://kns55.zh.eastview.com/KCMS/detail/detailall.aspx?filename=ZJKS201105009&dbcode=CJFD&dbname=CAPJ>

【Zheng, Z. M. (2011). Rediscovering the value of humorous translated stories by Xin'an in transl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Hebei Nor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30-33. <http://kns55.zh.eastview.com/KCMS/detail/detailall.aspx?filename=ZJKS201105009&dbcode=CJFD&dbname=CAPJ>】

賴慈芸（2013）。〈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載於 LTTC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譯者養成面面觀》（初版，頁 85－116）。書林。

【Lai, T. Y. (2013). Who are they? — In search for the “unknown” translators in post-war Taiwan. In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Ed.), *The making of a translator: Multiple perspectives* (1st ed., pp. 85-116). Bookman Books.】

顧燮光（1960）。〈小說經眼錄〉。載於阿英（編），《晚清文學叢抄》（初版，小說戲曲研究卷，頁 532 — 539）。中華書局。

【Gu, X. G. (1960). Xiaoshuo jingyan lu. In Aying (Ed.), *Wan Qing wenxue congchao* (1st ed., Vol. Xiaoshuo xiqu yanjiu, pp. 532-539). Zhonghua Book Company.】

日文文獻

樽本照雄（2002）。〈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3）〉。《清末小説から》，67。http://shinmatsu.main.jp/k6702.html

【Tarumoto, T. (2002).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abian nights* (3). *Late Qing Fictions Communication*, 67. http://shinmatsu.main.jp/k6702.html】

樽本照雄（2003）。〈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5）〉。《清末小説から》，69。http://shinmatsu.main.jp/k6903.html

【Tarumoto, T. (2003).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abian nights* (5). *Late Qing Fictions Communication*, 69. http://shinmatsu.main.jp/k6903.html】

樽本照雄（2004）。〈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8）〉。《清末小説から》，73。http://shinmatsu.main.jp/k7306.html

【Tarumoto, T. (2004).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abian nights* (8). *Late Qing Fictions Communication*, 73. http://shinmatsu.main.jp/k7306.html】

樽本照雄（2006）。〈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16）〉。《清末小説から》，82，24 — 28。http://shinmatsu.main.jp/k82.pdf

【Tarumoto, T. (2006).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abian nights* (16). *Late Qing Fictions Communication*, 82, 24-28. http://shinmatsu.main.jp/k82.pdf】

樽本照雄（2007）。〈周作人漢訳アリババ「俠女奴」の英文原本〉。《清末小説》，30，70－87。

【Tarumoto, T. (2007). The English source of Zhou Zuoren's translation of "Ari Baba". *Late Qing Fiction*, 30, 70-87.】

樽本照雄（2017）。《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論集（増補版）》。清末小説研究會。

【Tarumoto, T. (2017). *Essay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abian nights* (Rev. ed). Shinmatsu Shousetsu Kenkyukai.】

英文文獻

Borges, J. L. (2000). The translator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E. Allen, Tran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1st ed., pp. 34-48).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5)

Galland, A. (1815a). *The Arabian nights Vol. I* (E. Forster, Trans.; 4th ed.). W. Miller; T. Teg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4)

Galland, A. (1815b). *The Arabian nights Vol. IV* (E. Forster, Trans.; 4th ed.). W. Miller; T. Teg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4)

Galland, A. (1839).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 (G. Bussey, Ed. & E. Forster, Trans.; 1st ed.). Joseph Thoma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4)

Galland, A. (1866).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G. F. Townsend, Trans.). Frederick Warn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4)

Galland, A. (1890).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J. Scott, Trans.; 10th ed.). Pickering and Chatt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04)

Horta, P. (2017). *Marvellous thieves: Secret authors of the Arabian n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ory note. (1909). In C. W. Eliot (Ed.), *Stori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1st ed.; pp. 3-4). P. F. Collier & Son Company.

- Knipp, C. (1974). The *Arabian nights* in England: Galland's translation and its successors. *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 V, 44-54.
- Lane, E. W. (1839).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In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Commonly called, in England,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1st ed.; pp. vii-xxiii). Charles Knight.
- Lane, M. (1915).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Stori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old for young people*. Ginn & Company.
- Ouyang, W. (2009). *The Arabian nigh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Differing patterns of cultural encounter. In A. Chraïbi & C. Ramirez (Eds.), *Les Mille et une nuits et le recit oriental: En Espagne et en Occident* (1st ed.; pp. 371-400). L'Harmattan.
- Scott, J. (1811). Preface. In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Vol. I, pp. i-xv).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s, Paternoster-Row.
- Sironval, M. (2006). The image of Sheherazade in French and English edition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eighteenth-nineteenth centuries). In Y. Yamanaka & T. Nishio (Eds.), *The Arabian nights and Orientalism: Perspectives from East & West* (1st ed., pp. 219-244). I. B. Tauris. <https://doi.org/10.5040/9780755612338.ch-010>
- 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1897). Houghton Mifflin.
-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 (R. Burton, Trans.). (2016). Project Gutenberg.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51252/51252-h/51252-h.ht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 The publisher's preface. (1890). In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10th ed.). Pickering and Chatto.
-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Commonly called, in England,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E. W. Lane, Trans.; 1st ed.). (1839). Charles Knigh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Townsend, G. F. (1866). Preface. In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 (pp. iii-v).

Frederick Warne.

Warner, M. (2011). *Stranger magic: Charmed states & the Arabian nights*. Chatto & Windus.

法文文獻

Les mille et une nuits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A. Galland, Trans.). (2005).

Project Gutenberg. <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1537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a. 14th century)

附錄

中文譯本的中介英譯者

年分	譯者	篇名／書名	中介譯者	附註
1900	周桂笙	〈一千零一夜〉、 〈漁者〉	George Fyler Townsend	9 則故事
1903	佚名	〈一千一夜〉	George Fyler Townsend	10 則故事
1903	錢楷	《航海述奇》	Jonathan Scott (待確認)	單一故事
1903	奚若	《天方夜譚》	Edward Forster	50 則故事
1904	周作人	〈俠女奴〉	Edward Forster	單一故事
1928	岷瞻生、 天笑生	語體《天方夜談》	Jonathan Scott/ Houghton Mifflin	13 則故事
1930	汪原放	《一千〇一夜》	Martha Lane	21 則故事
1931	奚識之	《天方夜譚（附譯文 註釋）》	Jonathan Scott/ Houghton Mifflin	13 則故事
1932	彭兆良	《天方夜談》	Jonathan Scott/ Houghton Mifflin	13 則故事
1939	何澄波	《英漢對照天方夜譚》	Jonathan Scott/ Houghton Mifflin	13 則故事，根據彭 兆良譯本
1940	林俊千	《天方夜譚》	Jonathan Scott/ Houghton Mifflin	13 則故事，根據岷 瞻生、天笑生譯本
1948	季諾	《腳夫艷行記》	Richard Burton	單一故事
1948	季諾	《神燈》	Richard Burton	單一故事
1948	范泉	《天方夜譚》	Richard Burton	3 則故事

